

以误治辨湿温“三禁”

● 叶琳琳

摘 要 湿温其病势缓慢,病程较长,症状不清,辨证不明,而导致误治产生诸多变证。为此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提出了“三禁”理论。诚然有其误,方才有其禁。观其原文吴氏非直言三禁,转而讲述湿温病误治后产生的诸多变证。由此,为我们提供了掌握湿温“三禁”的思路及方法,即从误治来认识治禁。本文通过对误治的成因、变证的预防以及对治禁灵活运用的探析,以期现代临床医家诊察疾病时提供理论依据、降低误治率以及加深对湿温“三禁”的理解。

关键词 湿温;误治;治禁

淮阴吴氏鞠通《温病条辨》行世,湿温始辟为一纲,“三禁”理论即禁汗、禁下、禁润,随即推出。“汗之则神昏耳聋,甚则目瞑不欲语;下之则洞泄;润之则病深不解。”原文中非直言三禁,转而言其所误。关于误治,清代王德森指出“湿温非死症,而今之患湿温者,往往致死,岂非服药之误乎?”误汗者不恤竭力以助热劫津伤阴;误下者亦未有不铸大错徒伤正气;误润者则更是助纣为虐以湿助湿。在误治中总结经验,掌握湿温治禁,以此提高湿温辨证论治,降低临床误治率,以期对现代临床医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。

1 误汗者,只知辛温发汗,不知芳化透表,当晓开肺微汗

《王孟英医案·湿温》沈南台案中,被他医误治“谓其体丰阳气

不足,以致伤寒夹食。表散消导之中,佐以姜附。数贴后,热壮神昏,诸医束手。”《类证治裁·湿温》患者汗后反生诸变“治者误汗劫液,继用消导,遂致热渴脘闷,呃逆自利……”究查误汗之由,摘吴氏之言“见其头痛恶寒身重疼痛也,以为伤寒而汗之”。湿温初起,湿郁卫表,二者相搏,邪正相争,见发热,甚者气火升腾,冲击脑经,如沈南台案中“热壮神昏,诸医束手”此危症;温邪犯肺,肺热郁闭,肺司皮毛,开合不利,见恶寒;湿阻清阳,见头痛如裹。其虽与伤寒类,但亦有别于伤寒太阳证“头项强痛而恶寒”。尤其是在脉象方面,伤寒初起,风寒袭表,脉象以浮紧为特点,而湿温初起,湿邪困表,脉象以浮弦细濡为特点^[1]。且湿温亦见脘闷不饥,身重倦怠,伤寒则不具备,由此可资鉴别。至此,湿温初起,当知其湿与温合,乃有别于太阳表实的纯阴之邪,若误用麻、桂之类

辛温发汗,则温燥峻汗,劫津伤阴,伤其心阳,且辛温升散,携湿上蒙,蔽阻清阳而目闭耳聋。虽湿邪阻滞肌表可通过发汗去除表湿,然湿性黏腻,法当芳化透表,清热利湿,以防他变。

《王孟英医案·湿温》邵鱼竹案,曰其乃“湿蕴久而从时令之感以化热也,不可从表治,更勿畏虚率补。与宣解一剂,各恙颇减”。此乃湿热交混,当需芳香透表,开肺达邪,盖肺主一身之气,气化则湿化肺气宣通,汗出溱溱,湿随汗解。常用药有郁金、豆豉、瓜蒌皮、桔梗等,同时配以枇杷叶、射干、栀子等清肺热之品。用于治疗湿热郁于上焦,肺气不得宣降所致的咳嗽、咽痛、呃逆,以及肺气郁闭,影响脾胃气机所致的不饥不食、烦躁等病证^[2]。故此微汗与伤寒表实辛温发汗法不同,乃为自然而然、顺势而为之果。湿温初起,肺气郁痹,气机失于宣展,微汗则为气机得通、病邪得除的体现。

2 误下者, 只知腑实燥结, 不知化湿畅中, 当晓轻法频下

《王孟英医案·湿温》康康侯案中, 病患已湿温误补, 邪盛充斥三焦。“病者以为既系实证, 何妨一泻而去之, 连服大黄丸二次, 承气汤半贴”以致于“越日, 下部果渐肿”。魏氏《续类案》四卷^[3]“更医, 闻的大便数日不解, 即用大黄数钱”, 病日以剧, “唯哺时发冷, 黄昏发热, 至天明方休, 彻夜不寐”, 考虑其误下缘由, 吴氏指出“见其中满不饥, 以为停滞, 而大下之”。其人概以为阳明腑实, 可一泻而愈, 殊不知湿温之邪非一日而成, 妄想釜底抽薪, 反倒戕伤脾胃, 以致诸生他变。湿温初起, 阻遏卫气, 阻滞气机, 中焦不通, 三焦气机不畅, 见胸脘闷满, 不饥不食。其虽与肠腑燥结似, 但有别于阳明腑证内热伤阴化燥所致的“痞满燥实”。燥屎实邪秘结, 腹痛拒按, 湿温不具备此。误下则耗伤阴液, 损伤脾胃, 徒伤正气, 湿仍不去, 反下利不止, 甚则肠伤出血。此外, 其亦虽与中焦食滞似, 但亦有别于湿热挟积阻滞于肠胃的有形之邪。石寿棠《医原·湿气论》亦谈及“若误以脘闷等证为食滞而消之下之, 则脾阳下陷, 湿邪内渍, 转成洞泄胀满诸病”。因此, 此时湿未化燥内结, 病仍在上焦气分, 治以宣肺化湿, 开气畅中, 实乃正解之法。

王孟英言: “湿未化燥……如已燥结, 亟宜下夺。”不难看出, 湿温禁下非一成不变, 其湿温伤阴化燥, 内结阳明, 症见腹满硬痛, 大便秘结, 万不可拘泥于死法, 直需釜底抽薪, 给邪出路, 泄热于

外。此外, 然需注意, 若湿热食滞, 结于胃肠, 宜通导去积, 切不可如前者采承气类苦寒峻下之剂, 否则正气徒伤, 邪亦未去。叶天士指出“湿热内搏, 下之宜轻”。故以便溏垢、苔黄腻为据, 采质轻味辛之品, 治当以“轻法频下”, 以大黄、枳实攻而下之, 黄芩、黄连、连翘佐以清热化湿之品; 茯苓、泽泻、陈皮、厚朴佐以健脾理气; 亦可配伍消导理气神曲、白术之品^[4]。下之后以叶天士所述“必大便硬, 慎不可再攻也, 以粪燥为无湿矣”为标。其下之本意, 乃使郁热湿邪有路可出, 不同于内结肠腑之实邪, 故标准亦不同于腑实燥结的以腑通便溏为不下之准。

3 误润者, 只知阴虚潮热, 不知湿温发热, 当晓养阴逐湿

王德森在《市隐庐医学杂著》^[5]中提及: “尝过以富翁之门, 见其倾有药渣, 中有金斛。不以为意, 既而见有藿斛矣, 既而见有鲜斛矣, 最后见有铁皮风斛矣。余乃叹曰, 当此湿令, 病多湿温, 投此不已, 病其殆哉! 未几翁果死。”余听鸿治曹秋霞其母案^[6]: “发热不休, 面红目赤, 进以芩、栀等, 热仍不解, 再以生地石斛大剂寒凉, 其热更甚, 彻夜不寐, 汗出气喘, 症已危险。”探究其误润之缘故, 吴氏指出: “见其午后身热, 以为阴虚, 而用柔药润之。”误识湿温, 错诊阴虚, 以滋阴药助湿, 乃以水济水, 其病殆哉! 湿为阴邪, 蕴阻气机, 枢机不利, 津液敷布受阻, 不能上乘, 故见口渴; 湿为阴邪, 旺于阴分, 故见午后热盛, 状若阴虚, 实乃湿热阻滞气

机, 郁而不发而致热。有别于阴虚“五心烦热潮热盗汗”。湿温苔腻, 口虽觉干, 却不欲饮或含水不欲下咽, 阴虚亦不具备此。误润则湿越治越坏, 不恤竭力增湿益邪, 殊不知本非死症, 今却推之于致死之地。石寿棠在《医原·湿气论》亦言: “阴柔滋腻不可误用者……自当轻清开化, 若用阴柔, 则肺气愈遏。金水不生, 燥必转甚。”此乃正解之法, 概莫能外。

虽强调“滋腻”不可误用, 但湿温病的演变中, 湿从燥化, 津伤耗阴者, 如石寿棠亦指出“若传及肝肾, 见有阴虚诸证, 即宜加养液如南北沙参、元参、细生地、麦冬、鲜石斛、玉竹、龟板、阿胶之类”, 薛生白亦有“祛湿不伤阴, 滋阴不碍湿”的用药原则, 用苦甘寒合化之法。薛生白曰: “宗仲景麻沸汤之法, 取气不取味, 走阳不走阴, 佐以元米汤养阴逐湿, 两擅其长。”^[7]此外, 此病后期, 热入营血, 大剂凉血解毒药中亦需配伍大量生地、玄参、生首乌、银花露等滋阴之品。诚可不知常达变, 每逢湿温湿邪化燥伤阴, 或热邪深入营血, 热盛阴亏, 清热养阴则为不二之法, 否则必致阴液枯竭^[8]。

因此, 湿温时期不同, 证见不同, 法亦不用。治禁与否, 全凭医家一人临证之际把握。如《灵枢·邪气藏府病形》所言: “上工十全九”, 从古至今, 哪怕是医术精湛的医生都不能有十足的把握避免失误的出现。因此, 医生不仅要成功的病例中获取知识, 相反地, 也应该从误治的病案中总结经验, 最后才能明白何为误, 知晓何为禁, 当辨则辨, 知变则变。不必非守前贤之法, 随证治之, 灵活变通。 (下转第 26 页)

以恢复其月事,而畅经血、逐瘀结亦不失为因势利导、逐邪外出之法,有利于肾病治疗。而月事得调也有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,取得治疗上的配合。

4.3 四季周期 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曰:“冬至四十五日,阳气微上,阴气微下。夏至四十五日,阴气微上,阳气微下。”人体阳气的升降沉浮,与四季同求,表现为春升夏浮秋敛冬沉,故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。肾病患者初起多有邪气郁闭或伏邪内藏,久病则脾肾亏虚,正气不足,气血不遂,故而顺乎阴阳,周流血气,流通百脉是治疗肾脏病的箴言。以慢性肾衰竭为例,春季木气主令,肝气升发,对于脾胃痿弱,湿气盛行,阮诗玮教授习用李氏升阳益胃汤以升发阳气^[5];夏季暑热盛行,不

少肾病患者因素有气虚津亏而极易罹患暑病,故当清泻暑热、固护气津,倘有湿邪内著者,又当径用东垣清暑益气汤;入秋后,南方暑湿之邪未尽者,仍可用东垣方或易用清心莲子饮,待湿热退尽,而改用沙参麦冬汤;冬季时节,收藏令行,法当温补固摄,气阴两亏者可选参芪地黄汤,脾肾阳虚者可予经验方益肾降浊汤,肝肾亏虚者则用经验方益肾清浊汤。临床上不少肾病患者经四季周期治疗,可明显提高生活质量,改善肾功能,延缓慢性肾衰竭进程。

5 总结

阮诗玮教授临证 30 余载,对肾脏疾病的诊治颇具心得,其所创立的以病理为基础,以证候为

先导,根据体质之不同、时令之变化,辨病与辨证中西医结合的肾脏病周期诊疗体系,应用于临床有效便捷,实乃其临证思维凝练之精华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阮诗玮.寒湿论治[M].福州: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8:6.
- [2]高亮,阮诗玮.阮诗玮从运气学说论治慢性肾脏病经验[J].中医药通报,2016,15(2):20-23.
- [3]骆杰伟.阮诗玮辨治慢性肾功能衰竭经验[J].中医杂志,2008,49(4):313.
- [4]许勇镇.精勤博采,寒湿专著——读《寒湿论治》[J].亚太传统医药,2016,12(17):72-73.
- [5]赵凯彬,阮诗玮,张荣东,等.阮诗玮教授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四时变化用药特点及典型病例分析[J].中医药通报,2011,10(6):13-18.

(收稿日期:2017-11-14)

(本文编辑:金冠羽)

(上接第 14 页)

参考文献

- [1]罗素华.吴鞠通湿温病辨治规律研究[D].北京中医药大学,2009.
- [2]库宇.吴鞠通论湿温及其治湿法的研究[D].北京中医药大学,2012.
- [3]张山雷.张山雷医学丛书·古今医案平议[M].山西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3:

245.

- [4]李海波,林大勇.“轻法频下”论治湿热积滞[J].中国民族民间医药,2010,19(9):120-120.
- [5]郭博信.明清临证医话精选[M].山西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6:528.
- [6](清)费伯雄等.孟河费氏医案·余听鸿医案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0:

180-18.

- [7]王莉.浅析湿温“三禁”中的寒温关系[J].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2006,8(2):13-14.
- [8]程方平.审时度势透泄达邪——湿温“三禁”探析[J].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,2002,4(3):8-9.

(收稿日期:2017-05-29)

(本文编辑:蒋艺芬)

悦读《中医药通报》 感受中医药文化

欢迎订阅(邮发代号:34-95)